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Повесть и рассказы

# 普希金小说选

—— [俄] 阿列克塞·普希金 / 著 文良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Повесть и рассказы

# 普希金小说选

—— [俄]阿列克塞·普希金 / 著 文良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希金小说选/(俄罗斯)普希金著;文良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05.7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苏俄卷.第3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158-0

I.普… II.①普…②文…III.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819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普希金小说选

---

作 者 (俄罗斯)普希金  
译 者 文良  
责任编辑 长锁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158-0/I·2219  
定 价 28.80元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 目 录

## 上尉的女儿

|                  |     |
|------------------|-----|
|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  | 1   |
| 第二章 向导 .....     | 11  |
| 第三章 要塞 .....     | 22  |
| 第四章 决斗 .....     | 29  |
| 第五章 爱情 .....     | 41  |
| 第六章 普加乔夫暴动 ..... | 49  |
| 第七章 攻击 .....     | 60  |
| 第八章 不速之客 .....   | 68  |
| 第九章 别离 .....     | 77  |
| 第十章 围城 .....     | 83  |
| 第十一章 叛军的村寨 ..... | 91  |
| 第十二章 孤女 .....    | 103 |
| 第十三章 被捕 .....    | 110 |

# WORLD

## 2 classic of LITERATURE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               |     |
|---------------|-----|
| 第十四章 审判 ..... | 117 |
| 附 录 .....     | 128 |

### 黑桃皇后

|           |     |
|-----------|-----|
| 第一章 ..... | 141 |
| 第二章 ..... | 146 |
| 第三章 ..... | 153 |
| 第四章 ..... | 161 |
| 第五章 ..... | 165 |
| 第六章 ..... | 168 |
| 结 局 ..... | 172 |

### 杜布罗夫斯基

#### 卷一

|           |     |
|-----------|-----|
| 第一章 ..... | 173 |
| 第二章 ..... | 181 |
| 第三章 ..... | 188 |
| 第四章 ..... | 194 |
| 第五章 ..... | 197 |
| 第六章 ..... | 203 |

|           |     |
|-----------|-----|
| 第七章 ..... | 208 |
| 第八章 ..... | 210 |

## 卷二

|            |     |
|------------|-----|
| 第九章 .....  | 215 |
| 第十章 .....  | 224 |
| 第十一章 ..... | 227 |
| 第十二章 ..... | 233 |
| 第十三章 ..... | 239 |
| 第十四章 ..... | 243 |
| 第十五章 ..... | 245 |
| 第十六章 ..... | 247 |
| 第十七章 ..... | 250 |
| 第十八章 ..... | 256 |
| 第十九章 ..... | 259 |

## 传说中的时代

|               |     |
|---------------|-----|
| 特里丰村长 .....   | 263 |
| 管家××的治理 ..... | 266 |
| 罗斯拉甫列夫 .....  | 267 |

|                |     |
|----------------|-----|
| 射 击 .....      | 279 |
| 第一章 .....      | 279 |
| 第二章 .....      | 287 |
| 暴风雪 .....      | 293 |
| 驿站长 .....      | 307 |
| 戈留辛诺村的历史 ..... | 319 |
| 棺材铺老板 .....    | 333 |
| 村姑小姐 .....     | 340 |



## 上尉的女儿

珍惜名誉要从幼时起。

——民谚

###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他如果当近卫军，那明天可就是上尉了。”

“不用了，暂且就让他到军队中去服役吧。”

“说得对！本来就该让他遭点儿磨难……”

.....

“然而，不知他的父亲到底是哪一位呢？”

——克尼亚日宁《吹牛大王》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家父大人，在米尼希伯爵那里当差时，他还非常年轻，而待到一七××年退伍的时候，家父早已是一名中校了。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在辛比尔斯克的乡下居住，在那儿他与本



地破落贵族的闺秀阿芙多季娅·瓦西里耶芙娜·Ю 结了婚，统共养育过九个孩子。非常不幸的是，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全都在很小的时候便死去了，惟有我一个生活到今天。

我们有个近亲 B 公爵，是名近卫军的少校，多亏了他的照顾，当我尚在家慈腹中之时，便在谢苗诺夫团登了记，身份是个中士。那个时代就是如此。倘若生的是个丫头，父亲就能够去说明一下，也就是说此那个不曾出世过的中士已经去世了之类的话，事情也便可以得到解决。名义上我是在过假期，直等到学业期限满了为止。彼时，我们所受的教育与如今大相径庭。打五岁那年起，我便被交予马伏萨维里奇先生，因为他干事非常稳妥，因此他便成为了我的监护人，也可以说成是启蒙先生。我在他严厉的管教下，在十一岁时便把俄文学会了，而且可以非常准确地就能指出猎犬的癖性。此时父亲由莫斯科给我雇来了一名法国人博普雷先生，他是随着我们早已预订的可够一年食用的葡萄酒与橄榄油一块儿来的。他的到来令萨维里奇非常不愉快。“真得需要好好地感谢上帝，”他总是小声咕哝着，“这个男孩儿的饮食起居都有人侍候，为什么偏要浪费冤钱请一位法国先生来，仿佛自己府上无人似的！”

博普雷在法国的时候是干理发匠那行的，后来又去普鲁士当兵，再后来就是到俄国 *pour être outchitel*，但是他不大明白该词的含意。他是位心地善良的好人，只不过非常轻佻浪荡。他最重要的弱点就是贪恋女色。他尤其喜欢自作多情，时常被别人连搥带骂地撵出家门；对于这些，他常常会哀声叹气好几天。而且博普雷从来不与这是他自己的说法酒瓶子作对，可以如此来表达下面的含意俄语的说法：时常和酒亲近，偶尔多喝上几口。然而因为我家中只在吃午餐时才喝点儿葡萄酒，且只喝那么小小的一杯，

而斟酒的时候还经常将那位老师给漏掉。这样一来，我的这位老师就立即改变习惯，改为喝俄国的伏特加了，甚至觉得这样的酒要比法国的葡萄酒还要好，对脾胃来说更有益处。他与我很快便相处得十分融洽了。尽管合约上规定他得教我学法语、德语及其它各门课程，但他却更为急迫从我这儿学会讲几句常用的俄语，其后我们便能够各做各的事情。我们成为可以交心的契友。我与他相处的日子平静且非常友好。我再也不去想换什么其他的教师了。但是不久以后命运便让我们两人分离了，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有那么一天，满脸雀斑的丰腴的洗衣女工帕拉什卡与一只眼的挤奶女工阿库利卡犹如约好了般地同时跪到了我的母亲的脚边，一面抽泣着承认了自己的无知与越轨，一面又埋怨博普雷先生，因为她们在这样的事情上缺少应有的经验，结果被他诱奸了。母亲把这桩事情看得很重，便将它通报了家父。家父索性麻利地对这事儿进行了处置。他当时就命令将那个法国流氓找来。仆人报告说，法国老师正在为我讲课。于是家父便冲着我房中走来。而在这个时候，博普雷正稳稳当当地在我的床上大梦正酣；而我呢，则在忙碌着做着自个儿的事儿。您知道，家中由莫斯科给我买了张地图。那地图整天挂在墙壁上，也没有半点儿用处。那地图的用纸既大且好，早就被我相中了。我决定用它来做个风筝，所以在博普雷正在酣睡的时候动手干了起来。家父打开门进到我房里来时，我正忙碌着在地图上好望角处装一条用树皮做成的尾巴。这可真把家父亲给气着了，显然他并不喜欢我这样做我的地理作业，便薙住我的耳朵，又野蛮地将博普雷由酣梦里弄醒，并且对他破口痛骂。博普雷惶恐不堪，原打算直起身子，然而却做不到位：那可怜的法国老师喝得烂醉如泥。结果新账旧账一块儿算，博

普雷被家父拽着脖领子由床上拖了下来，一下子将他撵出门外，扫地出门了。这件事令萨维里奇感到非常满意，同时给他带来的那种兴奋也更难以言表。但是我的教育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过着富家子弟所具有的豪华生活，与下人们的孩子一块儿逮鸽子，一块儿玩跨背跳山羊。此时，我已年满十六周岁了，生活也开始慢慢地有所变化。

仲秋的某天，家母正在客厅中忙着熬蜜果酱，我则在一旁舔着嘴唇，看着那已沸腾的泡沫。家父则独自在窗边看他每年都会收到的《皇家年鉴》。这本书一直对他影响颇大，他总是带着十分关切的心情重复地读它，而每读完一遍都令他非常愤懑。家父这样的禀性与习惯，母亲可以说看得实在太透了，因此总是想尽各种方法找个地方把书给藏起来；这样，家父有的时候会连续好几个月看不到这本《皇家年鉴》。但是，只要被他找到了，便会接连着好几个小时不罢手。这天，他又在阅读《皇家年鉴》，还偶尔地耸耸肩头，小声咕哝道：“好个陆军中将！……他在我那个连中只不过是名中士！……已经荣获了两枚俄国勋章！……但是不久之前我们……”最后家父将他心爱的《年鉴》随手扔在了沙发上，接着陷入了沉思，这样的情形可不怎么妙。

他突然扭过头对家母说：“阿芙多季娅·瓦西里耶芙娜，我们的儿子彼得鲁沙今年多大了？”

“马上快要十七了，”家母答道：“彼得鲁沙和娜斯塔西亚·盖拉西莫夫娜婶婶瞎了一只眼那时候是一年，那时还……”

“行了，”家父把她的话截断了，“应该叫他去当兵。不可以让他每天在使女们的房中溜来钻去的，每天爬那些鸽子笼。”

家母显得有点儿张慌失措，非常难过。一想到不久就要与我分别，家母便呆住了，小勺滑到了锅中，泪水扑簌簌地从脸上淌了下来；与她相反，我那股子兴奋劲儿真的是没法形容。在我的脑子中，服役的想法与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地过彼得堡那样的生活的想法是融合在一块儿的。我想像着自己成为一位近卫军军官的模样，在我的心里，这是人世中最为幸福之事。

家父平常是难得改变他的决定的，也不愿总是拖拖拉拉。我离家的日期当时便定了下来。在我起程的前一天，家父告诉我他会写一封信给我的上司，让我带着。接着佣人拿来了纸与笔。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家母说道，“不要忘了代我问候 B 公爵，告诉他说我指望他对我儿子彼得鲁沙多一些关照。”

“你胡乱讲些什么呢！”家父眉头紧蹙，“凭什么我要给 B 公爵写信？”

“不是说过会给彼得鲁沙的上司写信么？”

“对呀，那又能怎么样呢？”

“彼得鲁沙的上司不就是 B 公爵吗。彼得鲁沙原本就在谢苗诺夫团中登了记。”

“登记归登记！我才不管他登记不登记呢！我家的彼得鲁沙是不会去彼得堡的。到彼得堡那边服役，他可以学会什么？学着怎样花钱与浪荡？不行，必须先让他到普通军队中去服役，多使他受点儿苦头，多去闻闻那硝烟的气味。我是叫他去做一名军人，而不是花钱由着他去当公子哥儿。在近卫军中登记过了。那他的证件在哪里？你去给我拿来瞧瞧！”

家母起身就去取身份证。我的身份证就在那个匣子中放着，与我受洗礼的时候穿的衬衫放在一块儿。家母将证件拿来，手发颤地递给了

父亲。家父仔仔细细地瞧了一通，将它搁在前面的桌上，接着动手写起信来。

对这件事的好奇心不断地在困扰着我，我到底会被送往哪儿呢？不会再是彼得堡了。我的双眼死死地盯着家父那支写得非常慢的笔。他最终还是写就了，将信与证件一块儿装进封袋中，然后摘下眼镜，将我叫到他的面前，对我说：“你将这封信带去交给安德烈·卡尔洛维奇·P，他是我的老战友与老伙伴。你就是在他的手下当差，是在奥伦堡。”

就这样，我所幻想的所有的一切全都化成了泡影！我要的过的并非彼得堡快乐的生活，而是要到偏僻遥远的地方去过一点儿乐趣也没有的日子。起先曾使我异常激动的期望此刻转瞬之间便被那沉重不堪的不幸代替了，但是没法子。次日清晨，门口赶来了一辆旅行马车，大伙儿将我的皮箱、装有茶具的食品盒以及几包小白面包与馅饼——富家子弟家庭生活的最后标记——全都放到马车里去。父母吻了我并给我祝福。

家父向我嘱咐道：“再见了，彼得。给谁当兵就必须效忠于谁。一定要服从官长，不要总是想要小聪明溜须阿谀，自己没有能力做的事儿不要强往身上揽，可以做到的事儿也不要推辞说干不了。一定要记住：‘爱惜新衣要由初穿起，珍惜名誉要从幼年时。’”

家母满眼含泪再三再四地叮嘱我要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让萨维里奇一定要好好照料我。他们将一件兔皮袄穿在我的身上，又在上边加了一件狐皮大衣。我淌着满脸的泪水与萨维里奇一块儿上了马车，动身起程了。

抵达辛比尔斯克已是傍晚，我们需要在那里休息一天，购买些必需的物品，这些事情早就叮嘱过萨维里奇了。我们住在一家小客栈中。萨维里奇大老早便出去寻找店铺，我独自留在客栈中，从窗口望出去，外边是非

常肮脏的小巷，令人感到郁闷无聊。我不得不去其它的房间游串，以此来消磨时光。刚一走入台球室，我就见到一位高大魁梧的绅士，差不多有三十五岁，留有长长的黑胡子，身上穿着睡衣，手中拿着一根球杆，口中还叼着个烟斗。他正在与记分员打球，记分员赢一回便可以喝上一小杯的伏特加，但是输一回就得在球案底下爬上一圈儿。于是我走过去看他们两个打球，而时间越长，记分员在球案底下爬的次数就越多，直到最后记分员趴在球案下面动弹不得了。那绅士冲着他说了几句刻薄刁蛮的话作为悼词，然后便邀我与他打一局。我说我不会打，谢绝了他。很明显，他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从他眼神中仿佛显露出一点儿遗憾；但是我们两个就此攀谈起来。他告诉我说他叫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一名上尉，正在辛比尔斯克招募新兵，如今在这家客栈中暂住。祖林邀我与他一块儿像士兵那样随便地吃顿饭。我非常愉快地答应下来。于是我们便坐下来开始吃饭。祖林酒喝得真不少，他一个劲地劝我也多喝点儿，说是应当习惯军队里的生活。他又给我讲了不少军队中的笑话，令我笑得都直不起腰来。到了酒喝完时，我们已然成为真真正正的朋友了。这个时候他又提议说要教我打台球。“这对于我们当兵之人说来，是一点都不可以缺少的，”他说，“例如，您跟着军队来到某个地方，有什么事儿可以做呢？您知道，并非每天都有犹太人可以打。所以您不得不到客栈中去打台球，而如果打台球，您就必须学会它！”我彻底被他征服了，于是非常认真仔细地学了起来。他不停地大声为我喊好，并非常惊诧我进步的速度。教了一段时间后，祖林便提议与我赌钱，每回输赢只有一个戈比。他说这并非为了赢钱，而是为了不白打。听他说，白打是最不良的习惯。在这个方面我非常赞成。然后祖林又命令拿潘趣酒来，他劝我也尝一口，并再三地对

我说，我应当习惯一下军人所过的生活；不会喝潘趣酒，就算不上什么军人！我也顺从了他说的这些话，与此同时我们一直都在打台球。我的酒喝的愈多，胆量就愈大，球不停地让我击到台子外面。我感到非常气恼，对记分员也是骂骂咧咧，鬼清楚他是怎样记的分，我的赌资也跟着火气渐渐增长——看我当时的那副模样，活生生是个蓦然间挣脱掉束缚的孩子。但是时光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祖林看了看表，把球杆放下，向我宣布我已经输掉了一百个卢布。这下子我可是有点着急了。我对他表示深深地歉意，由于我手中没有钱，钱一向是萨维里奇保管的。祖林打断了我的话，说：“您算了吧！但是您不用着急，我能够等一会儿。眼下我们到阿林努什卡那里去吧。”

什么话都别说了。与开头一模一样，我糊里糊涂地过完了这么一天，在阿林努什卡那儿我们吃了晚餐。祖林不断地替我斟着酒，再三地说，应当习惯习惯军人所过的生活。吃完了这顿晚饭，我已经麻木的双腿不怎么听我的使唤，祖林将我拖回到我在客栈内所住的房间时，已经到了深夜时分。

萨维里奇正在大门口迎接我们，见我这副对于军务显然过于尽心竭力的模样，不自觉地大叫了一声：“少爷，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他带有埋怨的口吻说，“您这是在哪儿喝醉了酒呀？我的上帝！向来还没遇到过这样造孽的事儿呢！”

“闭嘴，老东西！”我语无伦次地叫着：“你呢是不是自己酒喝多啦，快回去睡你的觉吧……替我把床铺好了。”

次日，我的酒醒了，然而头却痛得厉害，依稀忆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萨维里奇端着茶走了进来，把我的思绪给打断了。

“彼得·安德烈伊奇，”他摇了摇头冲着我说，“您这时就开始过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也太早了点儿。您到底像谁呢？您的父亲还是您的爷爷？他们可没有一个是酒鬼，就更不消说您的母亲了：她打降生到如今只品过克瓦斯的滋味。都是那位起瘟疫的法国先生。他老是跑着去找安季皮耶夫娜，冲着她说：‘太太，热弗普力伏特加。’这时候您也来‘热弗普力’了！不消说，就是那个该大死的挑唆的好事儿。偏要雇这么个异教徒来照顾孩子，仿佛自己府上之人都是废物似的！”

我感到非常羞愧，转过身对他说：“萨维里奇，去休息吧，我此刻也不想喝茶。”

然而萨维里奇一唠叨起来便很难再挡住他。“您看，彼得·安德烈伊奇，酒都喝成什么样儿啦，又是头疼，又是不想吃东西。喜欢喝酒的人是难得派上什么大用场的……您现在喝点掺了蜂蜜的黄瓜露吧，但是最好还是喝上半杯露酒醒醒酒。行么？”

正在此刻，有个男孩儿走了过来，伸手交给我一张祖林写的纸条。我将纸条打开，只见上边写到：

我亲爱的彼得·安德烈耶维奇，希望您把一百卢布交予该送信之僮仆，我急着需要用钱。

随时打算为您效劳的

伊凡·祖林

毫无办法。我装作一点儿事儿都没有的模样，扭身冲着我的财物总管萨维里奇说，拿一百个卢布交给这孩子。



“这是为了什么？”萨维里奇问，感到非常吃惊。

“那是我欠他的。”我竭力冷淡地答道。

“是您欠他的？”萨维里奇一点儿都不信我所说的，反而变得比刚才更为惊诧。他反问道，“少爷，您何时何地欠下他这些钱的？这事儿可有点儿蹊跷。少爷，欠没欠钱那是您的事儿，但是给不给就是我的事了。非常抱歉，我不能给。”

我脑子中飞快地转着，倘若眼下我没有能力使这位犟老头儿掏出钱，那往后想要摆脱他的监管就会变得非常之难了。于是我便非常严厉地瞪了他一眼，冲着他说：“请你记住，我是你的主人，而你是我的仆人。钱都是我的。我输了钱，因为我乐意。我劝你不要耍小聪明，让你怎么办，你就去怎么办。”

听到我说的话，萨维里奇感到异常惊讶，用力拍了一下手，傻呆呆地踉在那里。“你还傻站着做什么？”我气愤地大声嚷着。

萨维里奇突然哭了起来。“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他用带有颤音的语调说。“不要再让我心痛了。我的好少爷！您就听我这老家伙的话：快点给那个强盗写张字条，就说您那是和他闹着玩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闲钱。一百个卢布！我的天呐！您去告诉他：您父母只准您玩赌核桃，向来都不让您赌博……”

“不要再胡扯了，”我厉声地喝断了他的絮叨，“快点儿去拿钱，否则我可掐着你的脖儿将你撵出门去。”

萨维里奇满脸痛楚地望着我，就像看着陌生人那样，接着就去取了钱，把那个小孩打发走了。我打心中可怜这个老家伙，然而我要挣脱掉他对我的束缚，以此证实我再也不是个小孩子了。欠祖林的钱已经付清，萨维里